



世界名人死亡之谜

名谍之死

高 静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二十世纪最成功的间谍—— 里哈尔德·左尔格死亡之谜〔1〕

- 1.1 今天是我们开始战斗的第一天〔2〕
- 1.2 左尔格博士的“朋友”们〔7〕
- 1.3 拉姆扎在行动〔9〕
- 1.4 我只是反对战争而已〔18〕

第二章 “阳光下的女谍”——尼·薇娜 死亡之谜〔24〕

- 2.1 吸入罗网的美人〔24〕
- 2.2 采访朝鲜战争的女记者〔27〕
- 2.3 一个东德妓女〔29〕
- 2.4 死里逃生〔32〕
- 2.5 “秘密报告”〔35〕
- 2.6 谍海浮沉〔39〕
- 2.7 多瑙河畔的枪声〔46〕

第三章 风流女谍——玛丽亚·索勒尔 死亡之谜〔48〕

- 3.1 初出茅庐.....〔49〕
- 3.2 “爱情”的代价.....〔50〕
- 3.3 华沙谍影.....〔52〕
- 3.4 明斯克的两个女人.....〔54〕
- 3.5 约克镇的女尸.....〔57〕

第四章 “当代的玛塔·哈丽”——辛西娅 死亡之谜〔59〕

- 4.1 早熟的女郎.....〔60〕
- 4.2 “伊尼格默”.....〔63〕
- 4.3 回到美国.....〔67〕
- 4.4 她和布鲁斯脱得一丝不挂.....〔69〕
- 4.5 她在极其痛楚中死去.....〔77〕

第五章 “东方的劳伦斯”——土肥原贤二 死亡之谜〔79〕

- 5.1 粉墨登场，意欲联孙倒吴〔80〕
- 5.2 煽风点火.....〔83〕
- 5.3 私作主张，炸死“东北王”〔87〕
- 5.4 苦心孤诣，傀儡难求〔90〕

5.5	绞架上,他突然张开了嘴	[93]
-----	-------------------	------

第六章 杀人工具——斯塔申斯基死亡之谜

[96]

6.1	一个怯生生的大学生	[96]
6.2	里贝特先生死于“心肌梗塞”	[99]
6.3	如法炮制	[102]
6.4	杀手情	[105]
6.5	冲不破的罗网	[107]

第七章 “黑色乐队”队长——神秘的卡纳里斯死亡之谜

[110]

7.1	卡纳里斯其人	[111]
7.2	“黑色乐队”单独行动	[113]
7.3	初尝战果	[120]
7.4	引信是灵的,但炸弹没有响	[125]
7.5	孤独的谋杀者	[128]
7.6	他先于希特勒一个月死去	[134]

第八章 被出卖的公主——诺尔死亡之谜

[137]

8.1	公主的隐秘	[137]
8.2	危险的游戏	[140]

8.3	弄巧成拙	〔142〕
8.4	送死的小棋子	〔144〕

第一章

二十世纪最成功的间谍—— 里哈尔德·左尔格

日本东京。在多磨陵园的苍松翠柏掩映下，一块花岗石墓碑上用日文片假名和拉丁字母刻着这样一个名字：

里哈尔德·左尔格

1895--1944

在墓碑的背面，有这样一段碑文：“这里安息着一位为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而献出了生命的英雄。1895年生于巴库，1933年来到日本。1941年被捕。1944年11月7日就义。”

在西方的间谍丛书里，左尔格被描绘成一个神秘的传奇人物，人们把“二十世纪最成功的间谍”的头衔戴在他头上。至今，还有人在惊奇：“左尔格博士，你究竟是什么？你是间谍？这不可能。日本的反间谍机关发疯了。”

这个神秘的人物是谁呢？他怎样被捕，又是怎样就义的呢？

1.1 今天是我们开始战斗的第一天

1933年夏末，一艘由德国驶向日本的船上，一位瘦削的德国人正在甲板上慢慢地踱着步。望着茫茫的大海，他不由地思索着自己此行的使命来。他，就是主人公里哈尔德·左尔格博士。此时他的身份是：《法兰克福报》、《柏林信使报》、《阿姆斯特丹商报》的驻日记者。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苏共党员、苏共中央的高级谍报员。此行是奉命去日本收集关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情报，尤其是关于这两个法西斯盟友关于对苏战略的情报。

左尔格的祖父弗里德里希·左尔格，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与恩格斯并肩战斗，后来又转移到美国，担任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总书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际工人运动。但左尔格的父亲阿道夫·左尔格却背叛了自己的父亲，成了一个热中于追求财富的商人。左尔格的母亲是一个基辅铁路工人的女儿。当左尔格很小时，便从母亲那里听到了自己祖父的辉煌业绩，于是，他成了自己父亲的背叛者，却成了祖父事业的继承者。他加入了共产党，并开始了秘密活动。一九一八年，他潜入基辅市，策动了那里的水兵起义。在汉堡，参加了那里的罢工斗争，后来又参加了萨克森的起义。德国革命失败后，他移居苏联，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成了一名出色的谍报员。

这次去日本，他的前途怎样呢？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和危险的，因为他将要面对的，是一帮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左尔格望着苍茫无际的大海，露出一丝自信的微笑，

是的，他不会失败，因为他除了一颗爱国爱和平的心以外，还有冷静的头脑和钢铁般的意志，他有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胆略。

刚到日本的左尔格并不急于活动。在这个被军国主义笼罩的国家里，任何外国人的行动都受着严密的监视。但左尔格知道，这仅是制度的需要，并不是专门为某个人而设的“网”。这天，左尔格决定嘲弄一下每天跟踪自己的密探。他故意放慢脚步，靠近那个密探，问：“你姓什么？”“平野……”“噢，平野先生，听我说，你一定挺冷的。这样吧，我保证十点以前不离开凯特的店，你去暖和暖和吧，喝杯酒，或干点别的……啊，拿去吧！”说完，摸出几个小钱递到那个密探手里，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这个密探，走进那家德国酒店——金色莱茵。这是一战时的德国战俘凯特在这里开的，是在日本的德国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左尔格经常来这里，同许多德国人——外交界的、工商界的……结交。

为了给自己“创牌子”，左尔格除了广泛交往各界人士外，还给《法兰克福报》写了不少稿子，与日本各界也有了交往。但有一个人，他却并不急于接头，尽管他也知道对方在急切地等待着拉姆扎的指令。但是，环境太恶劣了……，尽管他们就在一个楼里办公，左尔格在三楼，对方就在四楼。

机会终于来了。这天左尔格与对方在楼梯口不期而遇。左尔格弯下腰去，仿佛在捡东西。

“请原谅，您掉东西了”。他说着把一张纸片递给对方。

从一个纳粹德国记者嘴里听到这个暗号，对方真是太惊诧了，但他还是不动声色地。

“谢谢您，这是一张巴黎歌剧院的废票。现在只是一种回

忆了……。”

电梯下来，他俩一齐走进电梯。

这个人，就是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勃兰克·武凯里奇。他是塞尔维亚人，是法国哈瓦斯通讯社驻东京记者，也是苦苦等待“拉姆扎”指示的人。

这天晚上，左尔格和武凯里奇在武凯里奇的寓所里相会了。当时，两个人都非常激动。他们讨论了拉姆扎的人员和下一步的活动。

武凯里奇说：“电台暂时放在了我这里，报务员也到了。不过，同维司巴登（苏联的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代号）几次试机都不理想，也许功率太小了”。

左尔格匆匆看了一眼：“电台要换一部，不过不能放在这里，这太危险了……，人员情况怎样，四德快到了吗？”

“他大概已经到了东京，不过还没有跟他联系过，等你来再说。”四德指日本画家宫城四德。他早年飘流美国，残酷的生活使他接受了革命观点，并成为拉姆扎小组成员。

“那就跟他联系一下吧。还有《朝日新闻》有位记者叫尾崎秀实，设法通知他，就说他在中国结识的亚历山大·约翰逊想和他谈谈……好，该走了”。

1934年1月初，日本街头还笼罩着一片节日的气氛。在日本的花园城市奈良，左尔格见到了自己在中国结识的日本朋友尾崎秀实。那时他们都在上海，尾崎是《朝日新闻》派驻上海的记者，左尔格也从事记者工作，他们在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介绍下相识了。那时左尔格化名亚历山大·约翰逊。尾崎是中国问题的评论专家，有着渊博的学识，还是一位坚决的反战战士。左尔格一见这位有着一头浓密黑

发和粗壮身材的日本人，便立刻喜欢上他了。尤其是尾崎进步的政治观点和对日本军国主义憎恨的态度，更使两人成为知交。现在，在这雄伟的大佛寺里，他们又见面了。

“我非常非常高兴和您见面”，尾崎微笑着和左尔格握手，“您看，多么漂亮的荷花呀……”

他们谈论着佛教的建筑艺术，似乎完全忘记了此行的目的。直到到了一个僻静的小路上，尾崎见四下无人，才问：“左尔格博士，您想和我谈谈，是吗？”“是的，我需要您的帮助”左尔格决定开诚布公，直言不讳。“我知道您的信仰，我们是共同的。我希望您没有变。”

“当然没有变。我现在认为，日本确实有发动战争的危险。”

“依我看，战争的危险性更大了。”左尔格说：“法西斯在德国出现了，并谋求与日本的法西斯势力结盟。这只能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我献身反战事业，不希望战争爆发。所以，我请您帮助我。一旦战争爆发，不论针对哪个国家，都将是一场悲剧。我对您开诚相见，希望您也直言相告……。”

尾崎望着雄伟的大佛和苍松翠柏，沉思不语。左尔格也不去打搅他。突然，尾崎开口了：“您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们一见面就谈论艺术、寺庙……，但一旦战争爆发，这些都将不复存在。可我喜欢这些东西，没有这些我就活不下去，所以我要反对战争。我爱我的日本，因此，我同意。是的，我愿意帮助您。”

他们在大佛寺里游了很久，纵情畅谈。但主要问题已经谈清楚了。他们俩的命运已经联系在一起了。

樱花节给日本带来了欢乐的气氛。在这个樱花盛开的日子里，拉姆扎小组的成员第一次聚到了一起。在左尔格的寓所

里，弥漫着严肃、激动和庄重的空气。三个人——左尔格、尾崎秀实、勃兰克·武凯里奇激动地讨论着拉姆扎小组未来的活动。

左尔格低声地说：“我们来这儿为的是什么？是为了反对战争，反对纳粹德国以及同希特勒一个鼻孔出气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计划。这是主要任务。我们不是与日本为敌，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消除日苏战争的可能性。这是一项崇高的使命。”

“您说得对”，尾崎激动地说。“崇高的使命。对，今天是我们开始战斗的第一天，你这句话说得极好。是的，我们是爱国的，不是与日本为敌！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问心无愧！来，把手伸出来！”

他朝左尔格伸出一只手，左尔格的大手把它握住，武凯里奇又加上了一只手。三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左尔格向同志们传达了中央对小组的期望：日本是否打算进攻苏联？希特勒上台后东京和柏林关系如何？日本对中国、美国、苏联的政策如何？日本经济是否已纳入了战争轨道……？

然后，左尔格又谈了他们每个人的工作：尾崎，日本享有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国内德高望重，有机会接近日本统治集团。应该探明政府、参谋本部和陆相的计划，对于尾崎来说，这是比较容易得手的；

武凯里奇已经同各方面的记者建立了联系，他要在英、法、美等记者中间收集情报，收集西方国家对日本问题的政策，特别是对苏日前景的推测；

宫城已经同日本军部一些军官建立了联系，所以他应保持和扩大这种联系，注意日本国内问题，收集事实，加以整理，做出结论；

至于左尔格本人，则主要负责研究纳粹德国和日本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像一架巨大的无形透镜的焦点，国际政治的条条线线在这里聚合，并被它所左右。

最后，左尔格严肃地说：“我们四个人做为拉姆扎小组的领导成员，保持联系，每个人领导一个小组。为保密起见，任何一个小组的成员都不得和其它小组发生关系”。

不久，左尔格的老搭档，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也带着妻子安娜来到了日本，并以德国人的身份在日本开了一家公司。这样，拉姆扎小组正式组成了。

1.2 左尔格博士的“朋友”们

为了工作的需要，左尔格不得不和各种人——纳粹分子、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结为“朋友”，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左尔格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朋友”遍布日、德两国的军、政界，并赢得了“朋友”们的尊敬和信任。

左尔格在去日本前，就通过自己早年在经济界活动的一个朋友，拿到了化学康采恩一个经理给德国驻日大使冯·狄克森的一封亲笔介绍信，把左尔格这样一位“渊博的学者”介绍给狄克森大使。那位经理是大使的亲戚和经济后台。所以，左尔格一到日本，就得到了大使的关照。冯·狄克森大使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快活、好动，并且很有政治头脑的记者了，有了复杂的问题，也愿意与左尔格讨论。一次，他们谈起了日、德

两国对中国的关系问题。日、德是盟国，而日本正在准备侵略中国，可偏偏又是德国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里派了不少军事顾问，当柏林要求驻日大使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时，这位老练的大使被这微妙复杂的关系给难住了。他求教于左尔格。左尔格马上被这个问题吸引了，但他以一副局外人的架势向狄克森大使指出：“日本侵华已在所难免，而德日的接近又是势在必行的。德国向中国国民党那里派驻的军事顾问，总有一天会和日本人交手，所以不如撤回这些顾问，而加紧在华经济活动……。大使被这有条有理的分析吸引住了。不久，他便以驻日大使的名义向柏林发电：建议撤回中国的军事顾问。却一直不知道，这些都是一位苏联间谍的意思。

左尔格在日本遇到了一个过去的朋友海尔玛。她现在是德国派驻日本的军事观察员欧根·奥特中校的妻子。在海尔玛的介绍下，左尔格结识了欧根·奥特中校。奥特是一个典型的普鲁士军人，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现在是德国驻日的军事观察员，并从事谍报工作。左尔格和他一见如故，马上结成亲密的“朋友”。奥特在向柏林汇报工作情况时，常因缺乏深刻的政治见解而苦恼。左尔格的出现弥补了他的这一缺陷，常常给他以精辟的政治见解。左尔格也发现这个人可以利用，他知道纳粹的外交官都希望自己的意见得到上司的肯定，便常常给奥特一些“指导”。此外，他们还是亲密的“酒友”和“棋友”。

毛森格是德国派驻日本的武官。这个家伙身高两米，脾气暴躁，还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和种族主义者，使馆的人都惧他三分。但是，左尔格却和他成了很亲密的“朋友”。左尔格和他是在牌桌上认识的，左尔格以自己的风度赢得了毛森格的好感，并且很快就成为毛森格不可缺少的“牌友”。当然，为了维

系这种“感情”，左尔格不得不故意输几把牌给他……。

此外，左尔格还结交了驻日使馆纳粹党负责人乌拉赫公爵和使馆副武官彼得斯道夫等人，以及日本军界的板垣征四朗等头面人物。左尔格的这些“朋友”为左尔格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可这些“朋友”却一直蒙在鼓里，把左尔格视为心腹和知己……

1.3 拉姆扎在行动

1934年夏天，左尔格离开炎热的东京，去海滨看望自己的“好友”欧根·奥特。奥特这时已经由于左尔格的帮助，受到上司赏识，而被提升为上校，并受到希特勒的亲自接见，不禁有些飘飘然了。当然，在内心里他是非常感激左尔格的，他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一天早晨，他们一同去散步。左尔格带了一架相机。不知不觉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军事禁区。左尔格做出一副好奇的记者的样子，不停的拍照。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宪兵和一个便衣。左尔格的心里一怔，但马上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奥特，你有外交豁免权，把我的相机和胶卷放到你那里吧，免得把事情闹大了……。”说完，随手把照相机和胶卷交给奥特。宪兵走到跟前，要他们出示证件。奥特拿出了自己的证件，并指着左尔格说：“他是使馆工作人员。”宪兵道声歉，让他们走了。奥特万没想到，他帮了敌对国家的间谍一个大忙。

傍晚，奥特带左尔格一起去参加日本高级军官的一个聚会。这里到处是日本的高级军事官员：参谋本部参谋长、军事顾问、舰队司令官……。这两个身材高大的欧洲人处在一群日

本人中间，犹如鹤立鸡群。奥特上校把自己认识的军官介绍给左尔格，并介绍他认识了关东军里的情报头子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在这个聚会上，左尔格看到了日本侵略的必然。

报务员克劳森到日本后，左尔格把他介绍给纳粹头子乌拉希公爵。在公爵的支持下，克劳森公司开张了。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成了一家大晒图公司的老板，并从德国购进了大批新式设备，克劳森公司马上站稳了脚跟，财源滚滚而来，拉姆扎小组几乎用不着莫斯科的经费了。并且，晒图公司也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制造飞机、坦克、军舰的大军火公司三井、三菱的设计局经常光顾克劳森公司。海军、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些部门也常找它帮忙。只要开动脑筋，就等于掌握了日本军工技术装备的发展方向。

但是，日本的政局也越来越复杂了。1936年2月26日，一批少壮军官发动了侵法西斯的叛乱。虽然叛乱很快被镇压，但随后而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则加快了法西斯化的步伐，积极备战。

叛乱发生这天，冯·狄克森大使正在横滨看望访日的德国海军。使馆成员和新闻记者都去了，唯有左尔格不在场。大使正为此而生气，左尔格匆匆赶来了。左尔格低声向大使说了叛乱的事，大使对左尔格的一腔不满马上转化成对下属的不满，大声责问下属：“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大使匆匆结束了在军舰的仪式，赶回城里，以免德国大使馆出事。

这次兵变之后，德日关系日益密切。而日本正在急切地准备侵华，日苏关系也日趋紧张。不久，日本和苏联在中苏边境发生了冲突。这时，左尔格要求到满洲去。参谋本部了解他的

“亲日观点”，所以很顺利地放行了。在满洲，左尔格见到了日本关东军植田。在接见时，植田翻来覆去地讲着一些套话，什么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话，只字不提蒙古和苏联。这反而使左尔格觉得其中更是有问题了。果然，他从别得途径得到情报，日本支持内蒙的德王进攻外蒙，并准备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在内的君主国。左尔格得到的情报证实了他最初的判断。他回到日本后马上把情报发给莫斯科。不久，苏蒙两国便在乌兰巴托签订了互助条约。在强大的苏联面前，日本军阀退缩了。内外蒙独立成为一桩黄粱美梦，迅速破灭了。

左尔格刚到东京，便接到奥特一个电话：“喂，你快到我这里来，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呀！”左尔格只得放下自己的工作，赶到奥特那里。原来，柏林的反间谍机关破译了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的一个电报。内容是建议德国与日本订立反共协定同盟，以共同对付苏联。柏林马上发电报让驻日使馆研究一下日本的军事潜力，以决定同盟是否可行。这次，奥特又要向左尔格求教了。左尔格说：“我们对莫斯科的军事力量估计不足，而对日本的军事潜力估计过高。我想，这有点冒险主义的味道，不是吗，奥特？”奥特焦急地说：“可是我们的参谋部并不这样看。他们在寻找东方的盟友。”说着，把德国破译出来的大岛的电文交给左尔格看。左尔格只匆匆浏览了一下，说：“奥特，你要知道没有烧酒，也就只好喝啤酒了……”。事后，左尔格和尾崎对这件事情讨论了很久。这时，尾崎已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并且同政府中许多高层官员交往甚密。他们最后认为，防共协定中附加了反苏条款——尽管日本一再声称协定是针对共产国际而非针对苏联。1936年11月25日，协定签字了，但这个号称非常机密的协定很快就摆在了莫

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会议桌上……。

1937年，日本上层的人事频繁变动。这种变动越来越有利于拉姆扎小组了。作为近卫首相亲信的尾崎秀实，越来越频繁地出席近卫首相的各种讨论。尤其是近卫的爱好，——在早餐桌上讨论国家大事，更使尾崎成了每餐必到的座上客。他们常常一边吃着火锅，一边进行密谈，常常慢条斯里地吃着火锅的同时，就决定了重要的国家大事。这时，尾崎听到了一个他所关心的消息——参谋本部把一份政府外交计划交给了首相。尾崎悄悄和左尔格商议，最后决定采用最简单的方法，直接向首相要求看一下这份外交计划。于是，尾崎就在早餐会上提出了这个要求。近卫首相有些沉吟不决：计划是绝密的。但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尾崎，也许应该看到这份计划……。于是，首相说：“我想，你应该看一下。我吩咐他们给你看一下材料。”尾崎把一个微型照相机放入了自己的上衣口袋里——相机是左尔格从莫斯科带来的，以前尾崎一直把它放在公文包里，这时挪进衣袋里，可算是救了他一命，因为公文包被留在外边，并受到详细的搜查。尾崎把这个绝密的材料拍了下来，交给在外边焦急等待的左尔格和武凯里奇。武凯里奇用了一天时间才把它冲洗出来。三个人详细地讨论了日本政府今后的外交计划，并迅速把这份绝密电文发到了莫斯科……。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时，拉姆扎小组委托别人出面，建立了一家私人通讯社，在尾崎的推荐下，这家通讯社成了专门报道日军行动的“情报中心”，这样就更加便利了拉姆扎小组的行动。也就在同时，欧根·奥特代替离任的冯·狄克森，当了德国驻东京大使。他当然不会忘记左尔格对自己提升所给的帮助，任命左尔格当了驻